新元史/卷2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四十九 ◄

新元史
卷二百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· 外國二

► 卷二百五十一

日本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日本

閱文言維基大典文：日本

○外国二

△日本

日本

日本，島國也。自宋以前事具各史。

世祖中統元年，封高麗世子倎爲高麗王，遣還國，遂欲价高麗以通日本。時日本國主爲龜山天皇，建元文應。

至元三年秋八月，世祖選可使日本者，以兵部侍郎黑的佩虎符，充國信使，禮部侍郎殷弘佩金符，充國信副使，并賜高麗國王書曰：「今爾國人趙彝來告，日本與爾國爲近鄰，典章政治有足嘉者，漢、唐而下，亦或通使中國，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，欲與通

和。卿其導達去使，以徹彼疆，開悟東方，向風慕義。茲事之責，卿宜任之，勿以風濤險阻爲辭，勿以未嘗通好爲解。恐彼不順命，有阻去使，故托卿之忠誠。卿其勉之！」高麗王禎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與禮部侍郎金贇，爲黑的等嚮導。

四年春正月，至高麗巨濟縣松邊浦，畏風濤之險而還。王禎乃使宋君斐偕黑的等，詣闕上書曰：「詔旨所諭使臣通好日本事，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。至巨濟縣，遥望對馬島，大洋萬里，風濤蹴天，意謂危險若此，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？雖至對馬島，彼俗頑獷，無禮義，設有不軌，將如之何？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，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。小邦自陛下即位以來，深蒙仁恤，三十年兵革之餘，稍得蘇息，綿綿存喘，聖恩天大，誓欲報效。如有可爲之勢，不盡心力，有如天日！」世祖怒，王禎以辭爲解。

八月，復遣黑的等，賜王禎書曰：「向者遣使招懷日本，委卿嚮導，不意遂令徒還。意者日本既通好，則必盡知爾國虚實，故託以他辭。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，卿之計亦疏矣。且天命難諶，人道貴誠，卿先後食言多矣，宜自省焉。今日本之事，一委於卿，卿其體朕此意，通諭日本，以必得要領爲期。」王禎意猶豫未決，其國人李藏用上書黑的，請期以歲月，徐觀日本之至否，至則獎其内附，否則置之度外，其辭甚懇。至王禎，以藏用上使者書，不先與己言，疑有貳心，即配流藏用。其接伴起居舍人潘阜，亦坐不告配流。阜與黑的對談，武士突入執之。黑的怒，詰知其故，乃還藏用書曰：「我歸奏此事，幸皇帝聽之，天下之福。如不聽，於汝國亦無罪。」由是藏用、阜俱獲宥。

王禎不得已，使潘阜賫世祖璽書至日本，並與日本主書曰：「我國臣事蒙古大國，禀正朔有年矣。皇帝仁明，以天下爲一家，日月所照，咸仰其德。今欲通好於貴國，而詔寡人云：『勿以風濤險遠爲辭。』其旨嚴切。茲不獲已，遣起居舍人潘阜奉皇帝書前去。貴國通好中國，無代無之，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，非欲其貢獻，蓋欲以無外之名，高於天下耳。若得貴國之通好，必厚待之。其遣一介之使，以往觀之，何如？幸貴國商酌焉。」阜至日本，留太宰府五月，不得報而還。時日本政在大將軍惟康，年幼，爲相模守北條時宗所擁立。至是，時宗執政權，以爲牒狀多失禮，莫如不答，故抑而不遣云。

高麗遣藏用來朝，帝謂藏用曰：「朕視爾國猶一家，爾國有難，朕不救乎？朕征不庭之國，爾國出師助戰，亦宜也。宜造戰艦一千艘，其大可載米三四千石者。爾於宋，風順則兩三日可至，日本則朝發夕至。此汝國與蠻子人言也。爾歸，以此言告於王。」

秋七月，高麗遣潘阜來朝，上書曰：「向詔臣以宣諭日本，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並賚臣書及國贐往諭。其邊吏不納，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，館待甚薄。授以詔旨，又無報章，以故不得要領而還。未副聖慮，惶懼實深。」九月，帝復遣黑的、殷弘齎璽書使日本，命高麗人導之。

六年春三月，黑的等至對馬島，島民拒之。黑的等忿鬬，虜島民塔次郎、彌四郎二人而返。四月，黑的、殷弘復命，獻其所執二人。帝大喜，謂塔次郎等曰：「爾國朝覲中國，其來尚矣。今朕欲爾國王來朝，非以逼汝也，但欲垂名於後世耳。」資給甚厚。六月，帝命高麗送塔次郎、彌四郎還，且命中書省牒日本國，言其事。日本人仍不報。

七年十二月，帝擇廷臣可使日本者，陝西宣撫使趙良弼請行。授良弼秘書監，充國信使，給兵三千人爲護從。良弼辭，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發。

八年九月，高麗使通事別將徐稱吉偕良弼至日本之筑前今津，津吏欲擊之。良弼舍舟登岸，喻旨，乃延良弼等入板屋，嚴兵守之。翼日，其筑後長官藤原給資率兵往，詰難不已，求國書。良弼曰：「國書宜獻於王所，若不允，則傳之大將軍。不然，不敢釋手。」數日，給資復往，謂良弼曰：「我國自太宰府以東，上古使臣未有至者。今汝國遣使至此，而不以國書授，何以示信？」良弼曰：「隋文帝遣裴清來，王郊迎成禮。唐太宗、高宗遣使，皆得見王。何獨不見我國使臣乎？」乃出國書録本授之。日本人仍不答，令太宰府遣人送良弼等於對馬島。

良弼既見拒，無以復命。太宰府守護官亦恐開釁於中國，異日兵禍不易弭，乃私與良弼定約，遣彌四郎等十二人，僞稱使介，從書狀官張鐸入朝。帝召見鐸，宴勞之。鐸奏曰：「趙良弼遣臣來言，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。守者云：『曩爲高麗所紿，屢言上國來伐，豈知皇帝好生惡殺，先遣行人下示璽書。然王京去此尚遠，願先遣人從使者回。』故良弼遣臣偕彌四郎等至京師。」帝疑其詐，命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問姚樞、許衡，皆對曰：「誠如聖算，彼懼我加兵，故發此輩偵吾强弱耳。宜示之寬仁，且不應聽其入見。」帝從之。

十年三月，趙良弼復至太宰府，又爲日本人所拒。六月，良弼歸，帝問其始末。良弼曰：「臣至太宰府，數其不恭罪，諭以禮意，太宰府官愧服，求國書。臣曰：『必見汝國王始授之。』往復數四，至以兵脅，臣終不與，但以副本示之。後又聲言大將軍以

兵十萬來求書，臣曰：『不見國王，寧持我首去，書不可得也。』日本知臣不可屈，遣使介十二人入覲。」帝曰：「卿可謂不辱君命矣。」良弼具記日本君臣爵號、州郡、名姓、風俗、土宜，上之。帝又問用兵之策，良弼具奏：「不宜以有用之民力，填無窮之巨壑，請勿擊。」帝不從。

十一年正月，日本主龜山天皇傳位於其太子，號爲俊宇多天皇，改元建治。三月，帝以鳳州經略使忻都、高麗軍民總管洪茶邱等，將屯軍及女真軍並水軍共一萬五千人、戰船九百艘，期以七月攻日本，又命高麗發兵千六百人助之。

八月，元帥忽敦、右副元帥洪茶邱、左副元帥劉復亨抵高麗，高麗以都督使金方慶等將三翼軍，共八千人，與忽敦等由合浦攻對馬島。日本將允宗助國率八千騎禦之，使譯人至船上問來故。忽敦等不答，遂登陸，薄日本軍，助國戰死。忽敦等轉攻壹岐島，登岸立赤幟，日本將平經高敗走，嬰城自守。翌日，城陷，經高死之。忽敦等連破三島，肆行殺戮，獲婦女，以索貫手心，繫於船側。

日本人大震，徵其藩屬兵十萬二千餘人赴援。忽敦等與日本戰於博多，諸將憑高鳴鼓，指揮兵士，進退應鼓聲。敵有陷陣者，則圍而擊之。又發鐵砲，殲敵兵無算。日本人敗走，忽敦等進至今津，佐屬與日本將菊池康成等戰於赤坂，又與少貳覺惠戰於百道原，均敗之。覺惠子景資善騎射，射劉復亨墜馬。忽敦等列陣松林，日本將大阪賴康來拒，復敗走。會日暮，諸將乃次第登舟。

金方慶謂忽敦、洪茶邱曰：「我兵雖少，已入敵境，『人自爲戰』，即孟明焚舟、淮陰背水計也。請復決戰。」忽敦曰：「『小敵之堅，大敵之擒。』策疲兵入敵境，非完計也。不若班師。」劉復亨瘡重，乃引所部先歸。是夜大風雨，官軍戰船觸厓石多破壞，忽敦等乃乘夜引去。

十二年二月，帝復使禮部侍郎杜世忠、兵部郎中何文著、計議官撒都魯丁齎璽書通好於日本，高麗人郎將徐贊及捎工上佐等三十人導行。四月，杜世忠等至長門室津，既而移筑前太宰府。八月，太宰府護送世忠等至倉。九月，北條時宗斬杜世忠、何文著、撒都魯丁及書狀官董畏、高麗人徐贊於龍口，梟其首。

十四年，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鐵，許之，於是日本人始知宋亡。

十五年七月，高麗王暶入朝，面奏曰：「日本一島夷耳，恃險不庭，敢抗王師。臣願造船積粟，聲罪致討。」帝曰：「卿歸，與宰相熟計，遣兵討之。」十一月，立淮東宣慰司於揚州，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市舶。

十六年六月，宋降將范文虎、夏貴使周福、欒忠及日本僧靈果、通事陳光齎書至日本，俱爲日本人斬之博多。七月，宋舊臣牒告日本曰：「宋朝已爲蒙古所滅，恐又危及日本，敢來告。」

十七年二月，帝始聞日本殺使者之事，忻都、洪茶邱請自率兵往，帝諭：「姑緩其事。」八月，高麗王暶入朝，請以高麗兵戍耽羅者補東征之師，帝許之。

時忻都、洪茶邱皆受帝策畫，茶邱曰：「臣若不舉日本，何面目復見陛下？」遂約曰：「洪茶邱、忻都率蒙古、高麗、漢軍四萬人發合浦，范文虎率蠻軍十萬人發江南，俱會一岐島，兩軍畢集，直抵日本城下，破之必矣。」帝乃以阿剌罕爲左丞相，范文虎、忻都、洪茶邱爲中書右丞，李庭、張拔都爲參知政事，兼行中書省事。九月，遣也速達兒、崔仁著以水達達之在開元、北京、遼陽者移置東寧府，以赴征日本之役。十月，遣使括開元等路兵三千人從行，得兵十萬，命范文虎將之。十二月，以高麗王暶爲開府儀同三司、中書左丞相，行中書省事，以金方慶管領高麗都元帥，朴球、金周鼎爲昭勇大將軍、左右副都統，並授虎符，趙仁規爲宣武將軍、王京斷事官，授金符，朴之亮等十人爲武德將軍、管軍千户，授金符，趙扑等十人爲昭信校尉、管軍總把，金仲成等二十人爲忠顯校尉、管軍總把。

十八年春正月，帝召阿剌罕等同受訓諭，以張珪、李庭留後，命忻都、洪茶邱取道高麗陸行，是爲東路軍，其軍實則舟運之。范文虎請馬二千，給禿失忽軍及回回砲匠。帝曰：「水戰安用此？」不從。三月，給征東善射者及高麗兵鈔四千錠。以耽羅新造船付洪茶邱，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爲軍士。帝諭范文虎等曰：「彼留我使不還，故使卿輩爲此行。朕聞漢人言：取人家國，欲得百姓、土地；若盡殺百姓，得地何用？又有一事，朕實憂之：恐卿等不和耳。若彼國人至，與卿等有所議，當同心協謀，如出一口答之。」仍申嚴軍律，乃給衣甲、弓矢、海青符。是時，忻都、洪茶邱先發，已抵高麗。高麗王暶令士卒，雖遭父母喪，過五十日者，即從軍。

五月，忻都、洪茶邱及金方慶、朴球、金周鼎等，以蒙古、高麗、漢軍四萬人，戰艦九百艘，發合浦。丙辰，攻日本對馬島及壹岐島，殺民三百餘人。島民匿山中者，軍

士聞兒啼，輒尋而殺之。日本將少貳資時、龍造寺李時等率兵數萬，與諸將戰於壹岐島之瀨浦。大軍發火砲，日本人敗走，殺其將少貳資時。六月己巳，復戰於筑前志賀島，洪茶邱幾爲日本人所獲，裨將王萬户救之，茶邱僅免。庚午，復戰，又失利。時軍中大疫，病死者已三千餘人。諸將進至宗像海，北條時宗遣其將秋田城次郎等來援。大軍聯戰船爲圜營，外列巨舟，設石弩，俟薄擊乃發。日本戰船小，不能敵，前後來攻者皆敗退。國中人心洶洶，市無糶米，日本主親至八幡祠祈禱，又宣命於太神宫，乞以身代國難。

先是，諸將相約：忻都、洪茶邱由高麗泛海至壹岐島，范文虎、李庭等由慶源一作「元」至平户島。平户周圍皆水，可以屯兵，先據此島，使人乘輕舟如壹岐，召忻都、洪茶邱合兵共進，以六月望前，會於平户。會阿剌罕軍行次慶元，病卒，帝命左丞相阿塔海代總軍事，未至，而文虎與庭已發。至是，忻都、洪茶邱等相議曰：「嚮約江南軍與東路軍會於壹岐島，今南軍失期，我軍先至，大戰者數矣，船壞糧盡，將奈何？」金方慶不答。經十餘日，又言之。方慶曰：「奉命賫三月糧，今一月糧尚在，俟南軍至，合而攻之未晚也。」諸將不敢言。

既而范文虎、李庭以船三千五百艘、兵十餘萬至次能、志賀二島，忻都、洪茶邱率所部會之，舳艫相銜而進，屢爲日本人所却，招討使忽都哈思等戰没。諸將以累失利，乃移於肥前鷹島，見山影浮波，疑暗礁在海口，不敢近。會青虬見於水上，海水作硫黄氣，怪異百出，軍心震駭。

八月甲子朔，颶風大作，戰艦皆破壞，覆没。左副都元帥阿剌帖木兒以下，溺死者無算。流尸隨潮汐入浦口，積如邱陵。漂流免死者尚數千人，至鷹島，繕治壞船，欲逃歸，皆爲日本人所殺。范文虎、李庭等船亦壞，庭抱船板漂抵岸上，以餘衆由高麗北還。

先是，行省平章政事張禧與右丞范文虎、左丞李庭等，同率舟師至肥前，禧舍舟築壘於平户，約束戰艦相去各五十步，以避風濤撞擊，故禧所部獨完。范文虎議還，禧曰：「士卒溺死者大半，其脱者皆壯士也。曷若乘其無回顧心，因糧於敵，以求一逞。」文虎等不從，曰：「還朝問罪，我輩當之，公不與也。」禧乃分船與文虎等乘之去，軍士不返者凡十餘萬人，高麗兵死者亦七千餘人。

八月，文虎等至高麗合浦，收散卒而歸，誑言於帝曰，「至日本，欲攻太宰府，暴風壞舟，猶議戰。萬户厲德彪、招討使王國佐、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，輒逃去。

故本省載餘甲至合浦，散遣之，使各歸原籍」云。未幾，敗卒于閭脱歸，言曰：「七月至平户島，移五龍山。八月一日，颶風壞舟，諸將各擇堅好船乘之，棄軍士十餘萬人於山下。衆議，推張百户爲主，聽其約束。方伐木作舟欲還，日本人來戰，盡敗没。餘二三萬人，爲其所虜至八角島，悉殺之。惟謂新附軍爲唐人，宥爲奴，閭等是也。」既而軍人莫青與吴萬五等亦逃歸，所言與閭略同。於是范文虎等皆獲罪，惟張禧獨免。

帝以不得志於日本，復命阿塔海發兵，一時無敢諫者。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相威極論其事，帝始命罷兵。

十九年三月，南軍總把沈聰等六人逃至高麗，高麗遣印侯柳庇送之歸。

二十年正月，帝復欲發兵，以阿塔海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，以高麗王暠爲左丞相，命樞密院集軍官規畫事宜，發所造回回砲及匠人張林等付征東行省，給鈔及衣甲於諸軍。既而民間騷動，盜賊頻發，忽都帖木兒、忙古帶乞益兵擊寇，乃諭阿塔海曰：「所造戰船宜少緩，所拘商船，其悉還之。」

是歲，南海補陀寺僧如智言於帝曰：「今復興師致討，多害生靈。彼中亦有佛教、文學之化，豈不知大小强弱之理？如今臣等賫聖旨宣諭，彼必欣心歸附。」帝從之，乃使如智及提舉王君智齎璽書至日本。八月，過大洋，遇颶風，不能達而返。

二十一年正月，復遣如智及王積翁至日本，由慶元航海，會舟人殺積翁，仍不果至。

自後帝屢欲興兵，爲羣臣所諫而止。

成宗即位，丞相完澤力主罷兵，自此征日本之議始寢。

大德二年，日本主傳位於太子，號爲後伏見天皇。大德三年，江浙行省臣勸帝復討日本，帝曰：「今非其時也。」使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，齎詔使於日本。詔曰：「比者有司陳奏，嘗遣補陀僧如智等兩奉璽書通好，咸以中途有阻而還。朕自臨御以來，綏懷屬國，薄海内外，靡有遐遺。日本之好，宜復通問。今補陀僧一山，戒行素高，可令往諭，附商舶以行，期於必達。朕特從其請，並欲道先皇意也。至於敦好息民之事，王其圖之。」一山至太宰府，日本人拘之於伊豆，不報命。

大德五年，日本主傳位於太子，號爲後二天皇。冬十二月，日本譌言，有兵船二百艘將攻薩摩甑島，然實無出兵之事。

惠宗至正中，日本屢寇瀕海州縣。二十三年，掠蓬州，萬户劉暹擊敗之。